

科幻界最具存在感、最有包容性、最不可或缺的作家
雨果奖和星云奖双料得主，给您带来红色火星传奇



Marsbound
飞向火星

Joe Haldeman

乔·霍尔德曼/著

姚向辉/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飞向火星

乔·霍尔德曼/著
姚向辉/译

Marshound
Joe Haldeman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向火星 / [美] 霍尔德曼 (Haldeman, J.) 著; 姚向辉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10

书名原文: Marsbound

ISBN 978 - 7- 80203- 793- 9

I. 飞… II. ①霍…②姚…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5764 号

Copyright©2008 by Joe Halde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5170

飞向火星

著 者: 乔·霍尔德曼

译 者: 姚向辉

选题策划: 钱 丽

责任编辑: 钱 丽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80203- 793- 9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献给卡门和凯特琳
我们的异类入侵者

蝴蝶细数的并非年月，而是分秒；
它仍然觉得富足。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目 录

1	I 告別地球
97	II 第一次接触
147	III 第二次接触

I

告别地球

1. 僵尸汽车

即将离家六年时间，踏上人类曾走过的最长旅程，我们的行李却不多，每人只有一个过夜包和钛合金小手提箱。

我们走出房屋，把行李搬到路边，夜色下的佛罗里达温暖宜人。我回头看看宅院，却并没有太多感慨。虽然我们在这里仅仅生活了两年，可眼下要和它永别，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平静。等到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住处，无论如何都将会有。

老爸指给我看，木星和火星在遥远的地平线以上清晰可见，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计程车拐过街角停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你们是杜拉一家吗？”

“不，我们只是在随便散步，”老爸这么说，却挨了老妈一记白眼，“当然是我们了。现在是该死的凌晨三点。”

“您的声音与来电不吻合，”计程车说，“午夜过后，我需要确切的身份验证。”

“打电话的是我，”我的母亲说，“辨别不出我的声音吗？”

“请出示付款卡。”计程车滑出刷卡器，老爸翻出一张卡刷了一下。

车门悄无声息地滑开。“需要为各位搬运行李吗？”

“呆着吧。”老爸用这句话代替了“不需要”，他总想测试一下机器人的应对能力。

“不需要。”妈妈说。行李搬运机留在原处不动，我们把几个小箱包放

进后尾箱，让行李和蹲伏于此的搬运机做伴。搬运机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

我们坐进车里，妈妈和我并排，对面是爸爸和卡德，卡德已是昏昏欲睡。

“请确认目的地，”计程车说，“几位要去什么地方？”

“火星。”老爸说。

“无法理解。”

妈妈叹了口气：“机场，二号航站楼。”

“僵尸。”卡德学着还魂尸的口吻说。

“胡说什么呢！”

“人类口中的计程车，”他闭着眼睛，稍微动了动嘴唇，“它不是生命体，但也不是无思维的机械，它会说话。”

“接着睡吧，卡德。到了火星我们会叫醒你的。”

我要和弟弟、父母，还有几十个陌生人在同一艘太空船上熬过六个月漫长枯燥的星际旅行。不过，这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六个月是最短的航程。火星如果位于远地点，飞行时间会超过一年。

待到重返地球，卡德也将和现在的我一样，叛逆期已过，成熟期未至。这感觉很奇怪，比看见僵尸还奇怪一点点。

2. 抵达热带

这是全世界唯一备有呕吐袋的电梯，卡德如是说。他经常注意此类事情，而我更关注的则是卫生间，只有一个，却有三十六个人共享。那么多人在电梯里共度两个星期，现在看起来它似乎没有广告里那么大了。

一旦身处其中，你就不会继续叫它“电梯”。你乘坐的这玩意儿不过是一个爬升机器。太空电梯——这几个字出现时总是用黑体——只是两个爬升机器外加五万英里直插太空的线缆。等候在线缆另外一头的是太空飞船，它将带大家去火星；另外一个爬升机器有两个卫生间，却仅搭乘二十六人，但不备呕吐袋。如果爬升到顶你还没习惯零重力，估计飞船就要把你抛下了。

整件事情开始于两年前，那时候我还年轻，也可以说是过分天真。换言之，我尚在花季，天真烂漫。妈妈想参加摸彩，看好运气能否降临，获准加入火星计划。老爸对此没啥意见，我弟弟卡德觉得简直棒极了。必须承认，当时我也觉得这主意不错。

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卡德和我每逢周六早晨就得去训练，为测试做准备——只有我们俩；父母不需要通过测试。对成年人的判断标准是教育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要么行，要么不行。我们父母受过的教育抵得上四个平常人，可别的方面就非常普通了。

这些测试，其目的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卡德和我——看起来普普通通，或者说，至少普通到和另外二十四个人在沙丁鱼罐头里憋六个月不会

聒噪发疯。

很好，关键性的问题来了：电梯里的这些孩子之所以能通过测试，是不是正因为他们很普通呢？或者说，他们牺牲了一整年的星期六，就是为了弄清楚如何隐藏内心深处的嗜血倾向，不让考官看出来？“记住，关于和小可爱乱搞的事情，谁也不许说半个字。”

我们搭飞机到了比亚米尔港，这是加拉帕哥斯群岛某个小岛上的小城镇，距离南美洲海岸线不远。选址原因是此处位于赤道线上，但却没有太多雷鸣闪电的天气，等你坐在一根长度足够绕地球两圈的避雷针底下，便会明白这一点有多重要。

小镇因为太空电梯而成了观光客必到的景点，加拉帕哥斯群岛也差不多。大家乘渡轮来看电梯起降，然后去别的小岛潜水或是傻看异国风情十足的动物。那些岛上有许多怪模怪样的丛林鸟类和热带蜥蜴。老爸说回来的时候该休息一两个礼拜，去探探险什么的。

要是能回来的话——这句话他留着没说，去火星毕竟和从镇子东头搬到西头不一样。

出租车把我们机场送到宾馆。老爸决定全家人先休息一晚，明天再搭渡轮去电梯平台。妈妈和老爸都会说西班牙语，他们和出租车司机闲扯了一路。这儿的出租车挺特别，是电动吉普，长度夸张，一次能坐下十多号人。车子没有挡风玻璃，也没有车顶，取而代之的是帆布遮阳篷。我问司机，万一下雨怎么办，司机琢磨了半天该怎么用英语回答，最后只是说，“淋湿呗。”

卡德和我分房休息，老爸和老妈还有临行前最后一个晚上可以享受二人世界。希望他们做好了预防措施，不至于在六个月的时间内给自己带来麻烦。零重力下妊娠可不是闹着玩的。若是到头来弄出了个把小孩，不知他们会起什么名字。“收拾房间去，呕吐。”“不，你不能开那辆车，喷射。”

（你得明白，他们给卡德起名叫卡德^①，管我叫卡门，卡门来自某部我难以忍受的歌剧。“斗——牛——士，不许随地吐痰。请用痰盂，否则

^① 卡德的英文是 Card，意为卡片。

要它干什么。”①)

我们放下行李，出门去逛街。卡德走一个方向，我走另外一个方向。他进城，我踱向海滩。

老爸老妈大概认为我俩会呆在一起，不过他们也没说非得那样，只要我们七点准时回旅馆吃饭就行。

这是我离开地球的最后一天，总该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情。

① 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的某一集里，他们全家去看歌剧《卡门》，斗牛士进行曲响起，巴特跟着唱了上述段子。

3. 我的船长

沙滩是犬牙交错的黑色熔岩地貌，与其说是沙滩，不如叫它石头滩。海水在岩石的缝隙中打旋，拍出巨大的浪花，似乎不怎么适合下水潜游，因此我找了一块还算光洁的石头坐下，享受阳光和咸乎乎的空气。纯正的地球空气，趁还能呼吸地球空气的时候尽量呼吸吧。

十码外的岩石上趴着一只硕大的灰色鬣蜥，静静地呆在那里瞧也不瞧我一眼，看起来不像真家伙。

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很响，盖住了身后男人走近的脚步声。

“您是卡门·杜拉吗？”

我吓了一跳，猛然回头。这位老兄相貌古怪，三十来岁，皮肤白得堪比粉笔。凑近了看，我发现那不是皮肤，而是白颜色的什么东西，仔细看才发现是白垩质粉末，能够彻底隔绝阳光。他的衣物也是纯白色，长裤、长袖、宽边帽。除却衣着不谈，他长得挺不错。

“我没想吓着你。”他伸出手，摸起来很干燥，白垩涂层底下的手挺有劲儿，“我叫保罗·柯林斯，你的飞行员。我在乘客花名册上看见过你。”

“爬升机上还有飞行员？”

“不，那上头只有服务员，要飞行员干什么？”他笑笑，牙齿倒还不错，“我是火星‘约翰·卡特’号的机长，这次飞行我掌舵。”

“哇噢，你以前飞过？”

他点点头。

“两次机长，一次副机长，飞去又飞来。”他望向大海，“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打算待在火星。”

“待五年？”

他摇摇头：“定居。”

“永、永远？”

“前提是我能永远活下去。”他蹲下来，拾起一块扁平的石头，甩向海面。

石头只在海面上蹦跳了一下。鬣蜥冲着眼前场景眨眨眼睛。

“要么常住地球，要么定居火星。我能承受的法定最高辐射量到头了。”

“天哪，我情愿呆在地球上。”这人疯了不成？“我是说，如果我担心辐射的话。”

“火星上其实挺不错的，火星地下，”他说完，又捡起一块石头试手气，石头径直沉入海底，“每周上一次地面。反正那些规定也只是给想生孩子的人的，我没这念头。”

“我也一样，”我说。他很有眼色，没追问细节。“所以你才涂成这样子？那些白颜色东西？”

“不，那不是防辐射的，主要是怕晒伤。”他摘下帽子，用手指捋了捋头发，或者说头发的断根残桩。他的头发显然刚剃过，除了一片修剪整齐的莫霍克头之外，其余头发理得还不到四分之一英寸长。“我上次晒黑还是……也就比你大那么一点儿吧。”

“十九岁。”我给自己的年龄加了六周。

“嗯，二十一，我二十一岁参加了太空部队。他们不鼓励大家晒黑。”

这可真有趣。

“我怎么不知道军方也参与了火星计划？”至少是以官方身份参与。

“他们没参加。”他慢慢让自己蹲下，然后坐在石头上，动作分外僵硬，“我五年后就退役了。飞不出大气层，就一次亚轨道飞行，没意思得很。我的役期将满，而飞火星听起来很有趣。”

“可你也只能飞个三四次啊？”

“的确如此，”他边点头边朝鬣蜥丢了一块鹅卵石，差了天晓得有多

远，“上头太保守了，我一直想扭转他们的想法。”

“呆在地球上难道不是更容易？”我在他旁边坐下。

“嗯哼，既对也不对。就现在而言，若是定居火星，我就是那儿唯一的飞行员，万一出点什么事情，他们需要人手的话，我可以帮忙。”他继续冲蜥蜴丢石子儿，这次偏得更远，“自打上了太空，我扔东西的准头就一塌糊涂了。”

我瞄准蜥蜴射击，只差几英寸就能命中它。蜥蜴怒视了我几秒钟，一扭身子，溜进水中。

“对女孩来说，准头还算不错。”

我就当他在开玩笑，不过他的表情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听说太空飞行对肌肉危害很大。”

“没错。每天锻炼也无济于事，肌肉会越来越无力。全重力底下我羸弱得和小猫咪似的。”

我傻乎乎地接过话头。“我把猫留下了，留在佛罗里达。”

“它活了多久了？不对，它多大年纪？”

“九岁？”有我一半大了，我还是第一次想到这点。

他点点头：“不算太老。”

“是啊，不过等我回来，她就不是我的猫了，早认不得我了。”

“难说，猫是很难捉摸的动物，”他揉搓着手指，看样子好像很疼，“那么你退学了？”

我摇摇头，表示否定：“九月开始通过函授方式念大学，马里兰大学。”

“够有趣的，不过挺奇怪。”他哈哈大笑，“大学头一年我全用来参加聚会了，险些被教授扫地出门，看来你不需要担心这个。”

我误会了他的意思，问道：“火星上难道没有聚会？那我可真失望。”

“怎么可能，有人的地方就一定要有聚会，只不过火星上人少了些，玩起来没那么放得开而已。你没法要披萨外卖，也不能在啤酒桶上开个龙头豪饮。”

我忽然觉得空落落的，并不是因为突然想吃披萨。我努力驱走这种感觉：“有什么休闲活动吗？外出探险？”

“没错，我喜欢这个，上火星表面去搜集石头。没开飞机上天前，我受过地质学家的训练。现在，我是一名荧质学家^①。”

我知道这个词，来自玛尔斯的希腊名字：阿瑞斯^②。

“发现了什么没有？”

“当然，每次上去都有新发现。不过呢，这就和小孩进糖果铺子差不多，而且还是那种不停增加新品种的糖果铺子。很容易就能发现从未分类过的东西。喜欢地质学吗？”

“不，我更喜欢英语和历史，但地球与行星科学是必修课，只不过，那不是我……顶喜欢的。”事实上，除了微积分以外，我只在这门课得过C。

“等你有一整个新星球摆在面前，说不定你也会喜欢地质学。”他从砂砾中拔出一块鹅卵石，仔细研究片刻，那是一块紫色的石头。他用大拇指刮了刮。“对于火山岩来说，颜色很有趣，”他丢开石头，“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四处走走。我说的是火星。”

麻烦上身了。这位飞行员莫不是要追我？三十好几的人了！“我不想太劳烦你。一个人出去随便走走就好。”

“没人独自出去，”他忽然正色道，“若是出了差错，立刻就会死人。”他耸耸肩：“事实上，‘会’字是多余的。火星比外层空间危险。火星的空气太稀薄，气压低得和真空没两样。”

“嗯哼，”说的好像我没看过电影似的，“还有沙暴？”

“沙暴不会悄悄摸到你背后，最大的危险是疏忽大意。你四处走动，抬头能望天，脚下有重力，感觉起来比太空安全，实际上正相反，”他看看手表，慢慢起身，“得去做运动了，明天见。”他缓步走开，步履蹒跚，重力显然绊住了他的手脚。

我没问他要不要我作伴。挺有趣的家伙，不过接下来我们得同吃同住六个月，见面机会有的。

① 作者用的词是 Areologist，按照火星在中文中的古称“荧惑”意译为“荧质学家”。

② 战神的罗马名字是玛尔斯（Mars），希腊名字是阿瑞斯（Ares）。两者均可指火星。